

英雄有淚不輕彈

●王道循（前中華女籃總教練）

投入抗日戰爭洪流

男兒視死本如歸，世勢詭譎願竟違，多少無奈傷心事，滿腔熱血憑誰誰。

歷史上的英雄，大部分都是以「一將功成萬骨枯」而傳頌後世。真正的英雄，都是在無聲無息中為國家、為民族犧牲奉獻，做別人不敢做、不肯做的冒險犯難的偉大工作，既無個人所得，也無私人所求，祇要忠義所在，即視死如歸的勇往直前，那就是無名英雄。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抗日戰爭已到危急之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先生對全國知識青年發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馬上掀起了知識青年從軍報國的熱潮。那時候我才十七歲，就讀「小後方」皖北太和縣的江蘇省立第二臨時師範，雖然因不合年逾十八歲，高中畢業才合格從軍的規定而不能參加，可是經過我幾

度到太和縣王寨江蘇省政府民政廳陳訴報國壯志，終於獲得一紙徵集令。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至阜陽縣立功橋和第八臨中幾位寶應同鄉學長會齊後，即沿著崎嶇的大別山區泥巴路，徒步跋涉六天，才到達六安縣的毛淡廠。向青年軍訓練總監直屬的六三一團部報到後，立即被分發到新編的六三二團第二營，駐紮在山溝水溪畔的貞烈祠。記得入營的時候，營長王中校省視我們十幾個新兵，忽然用手指著我說：「排尾的那個小孩，你拿得動機槍嗎？」我堅毅的回答他：「報告營長，我不但拿得動機槍，殺日本鬼子也決不會落後。」王營長笑一笑連說：「好、好、好……。」我就這樣捲入了抗日戰爭的洪流！

沉沉深夜命運丕變

山坳裡的炎夏，使人悶熱得昏昏沉沉，一個永遠忘不了的深夜，連長汪上尉悄悄的搖醒了睡夢中的我，並用手勢命令我別發聲

隨他離開寢室。他低聲的告訴我：「軍委會戰地工作總隊一位曹上校在我辦公室等著要見你。」當時真使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祇好惶惶惑惑的隨著他進入辦公室。但見一位非常挺拔的上校軍官，靜靜的坐在連長辦公室裡，出神的看著窗外。等到我和連長進入辦公室行了一個舉手禮以後，他才慢慢的把目光移到了我這邊。「雙炯炯有神的眼珠，凝視著我很久，才嚴肅的問了一句：「你是王道循嗎？」我應了一聲：「是！」，他接著說：「你們駐防在大別山區裡，可能對抗戰整個的情況不太了解。我告訴你們，日本鬼子現在已攻陷桂林，柳城吃緊，重慶震盪，抗戰已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所以軍委會決定徵召一批不怕犧牲的青年，到淪陷區擔任特殊工作，以延緩日本關東軍南下增援，你被軍中推薦，希望你參與這份愛國工作，准許你考慮參加或不參加……。」本來我在沉睡剛醒的剎那，對週遭的事物，還有一點懵然，但是聽到曹上校的一番話以後，好像

雷轟頭頂，悚然驚醒，一腔悲國之情油然而生（當時的感受，實非今日紙筆所能形容）。我堅毅回答：「上校，誰使我們背井離鄉、拋棄親人？誰使我們異鄉流浪、逃亡？今天凡是有熱血的中國人，誰不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報國恨家仇。這個時候活著看到國破山河碎，倒不如轟轟烈烈的為國家，為民族捐軀救國、一遂壯志，才不負男兒一生。上校，我願意，請給我這個參與更直接救國殺敵的機會……。」

曹上校依然那麼嚴肅的點頭：「好，門口備好了馬，有一位同志帶路，你先去臨泉接受一個極嚴格的短期訓練，結束後依據考核再選派你的工作，馬上出發。」我轉身向汪連長行了一個舉手禮，「報告連長，我可不可以去整理一下東西？」連長紅著眼眶，失去了往日那份山東人的腔調，以低沉聲音答道：「孩子，去吧！一切都奉獻給國家，何必還整理那些身外雜物。」

三個人在那悶悶燥漆黑的深夜，一間斗室中，互相默然瞄視了一下，沒有再說一句話。我向曹上校、汪連長敬一個惜別禮，昂首闊步出了營門。祇看到一位碩健的老兵牽著兩匹馬，站在營門外的路口，生硬的向我問了一句：「你是王同志嗎？」我木然的「嗯」了一聲，他又問：「您會騎馬嗎？」我點了一點頭，他便把一匹棗紅色駿馬的韁繩交給了我。彼此也未交談，我躍上馬鞍，放開韁繩，即隨著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兵同志縱

馬馳騁，從大別山的南端奔向北邊的那一端。沒有思索，也不覺累，無聲無息的疾馳到天明。

特務訓練艱鉅無我

第三天的中午到達了臨泉李寨，下了馬有另一位便衣同志帶著我進入一座三進庭院的民宅，面無表情的對著第二進一個房間說：「這是你住的地方，一切生活訓練到時候會有人對你說明，在這兒最好少說話，不該問的也不要問。」我未置答，進入了房間，看到了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和幾件換洗的衣服放置在一張木板床上。窗前一張木桌子，一把木椅子，桌上放著一個鋁質飯碗、一雙筷子、一枝鉛筆、一本筆記簿。

我傻傻的望著天井中的藍天，看不到一絲浮雲，思潮澎湃翻騰，千頭萬緒。想到祖國神州烽火遍野，哀鴻處處，高堂二老是否安康？兒時伴友被戰火衝擊各奔一方，明天及明天的明天，我已經失了自己的小我，這世界上很多的人、物、事我還沒有接觸過，很可能就這樣悄悄的回歸自然！心不甘，又奈何？

晚餐後，夜幕低垂，一位便衣同志要我到第三進大廳集合。大廳裡一位沒有佩戴階級的長官，坐在正中間一張辦公桌前，右邊站著一位中校，左邊坐著一位外國朋友，大概有三十多位青年不約而同的席地而坐，靜待訓示。那位長官凝目掃視我們這三十多個

青年一番後，斬釘截鐵的說：「你們從各個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單位到這裡來受訓，學習一種專業特務工作的技能和反應，你們必須磨尖牙子吃苦，忘掉形體感受的疼痛及私人眷顧的感情。你們思想中祇有國家民族，你們面對著未來艱鉅的工作，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和行動，因為你們是串連歷史的無名英雄，也是全中國人最尊敬的好國民。我不能多留，希望你們更加努力，共挽當前抗日戰爭的危機。」他說完起身就走，我們站起來向他敬禮，他是誰？沒有人敢問，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還是不知道他是誰。

荊塗山高淮水流長

經過四個星期晝夜嚴苛的特種訓練，通過測驗及個人談話後，我於第二天用完早餐，回到臥室，桌子上放著一個公文信封，上面用毛筆寫著：王道循同志親拆。我打開封套，裡面裝著一絹長約十五公分，寬約十二公分的白色綢緞派令，全銜：軍事委員會戰地工作總隊部蘇魯皖區工作總隊派令：「茲派王道循同志擔任蚌埠地區中尉特務小組長。此令」下首是工作總隊長鄒魯。另一張紙上指示：1.立刻出發趕赴工作地區，今晚宿三塔集，有三個少尉組員（梁之定、曹多錄、朱熙慶）向你報到，歸你指揮。聯絡暗號：「荊塗山高，淮水情長」。2.到達蚌埠務必在自然環境中，設法和駐防懷遠縣的第二十五師參謀長李增權聯繫，將你的連絡地址

及通信方法告訴他。3. 執行任務的工作時間和地點、暨使用的物品，屆時會有同志和你連繫。4. 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人之間都不可以洩漏自己的工作身分及組織名稱。到不得已的時候，爲了維護組織的機密，應該自己果斷的作明智處理。5. 再看一遍指示，記牢後迅速焚毀這紙密件。

我遵照指示又看了一遍密件，使用火柴焚燒了那張紙條。細心的將絹緞派令縫入衣縫內，提起祇有幾件衣服的小包袱，出了那所冷峻而神秘的大宅院，踏著滾滾黃土飛揚的泥巴路，奔向三塔集。總算在落日西下前進入市集，到達高陞客棧門口，兩個比我年較大二、三歲的青年向我迎面走過來。一看，竟是在我之前到後方讀書的寶應學長梁之定、曹多錄。寒暄一番後，爲了慎重起見，仍然說一句：此去「荊塗山高」，他二人答道：「淮水流也長。」我問他們吃過晚飯沒有？他們兩個人搖搖頭，囊空如洗，尙未進食。我進了客棧，要了一間土坑通鋪。正題未談，閒聊了一些在後方讀書的概況，直到油燈點燃後，那位江西老表的朱熙慶才進房報到。四個人吃了晚飯，在井邊擦一擦身子便上床睡覺。三個組員一會兒便呼呼入夢，祇有我輾轉無法成眠，後天到達蚌埠如何落腳生根？怎樣去完成交下的特殊任務？真是愁腸千迴，腦筋絞痛。

忽然靈光一現，想起去年身染「蛇瘡瘡」惡疾，後方缺乏醫藥，不得已休學到蚌埠

就醫，在二馬路上偶然遇到同鄉盧開燕大哥，承蒙他幫助我，並且推薦我到偽安徽省政府財政廳當了六個月的省庫辦事員，因此，我與盧大哥結下深交。另外還有兩位可以投奔的人，一是李增權，他是上級指定要我連繫的人，但上級並未指示我投靠他。他是時任和平軍二十五師參謀長；還有一位是在偽府任職的余俊成委員，他在蚌埠有財有勢，是我最有利的借助生根的力量。

八月十日下午，我與三位組員，抵達了蚌埠。因爲盧大哥對我有恩，我不想連累他的公司。余委員看到我非常高興，問我住在何處？我老實把投靠他的想法告訴了他，並希望他能爲我們四人各找一份餬口的工作。余俊成一口答應「沒有問題」要我們先在他公司住下來。

此其間，余委員又幫我安排連繫了李增權。

一紙指令炸毀鐵橋

八月二十日下午，我一個人獨自在二馬路一家棋室飲茶。忽然一位中壯年的鄉巴佬，含笑的問我可不可以同桌而飲，我以似可似不可的右手一攤，說：「請自便。」小二

哥給他送來一碗茶，他邊飲邊喃喃自語的，「荊塗山高，淮水流長，風雲緊急，壯士行矣……。」我悚然一驚，看他一眼，低低的說了一句，請指示。他漫不在意的瞄了一下

四週，便說：「我出去後，十分鐘左右，你到文昌里巷子的裁縫店裡找我。」言畢，彼此各喝各的茶，再也沒有誰看誰一眼。他故意搖頭晃腦的低哼著京戲「借東風」。喝了兩杯茶便自行離去。我閉目沉思了一會兒，付過茶資，經過文昌里巷口，突然一個折轉閃進了巷子，在裁縫店門口我佯裝著繫鞋帶，從褲襠反觀後面有沒有盯梢的敵蹤，才進入裁縫店。

那位老兄站起來笑嘻嘻的問我是不是做衣服？我無可奈何的說了一句「山高水長，秋意漸涼。」看看衣服，他沒有說話。塞給我一個信封，我就匆匆的離開了。我不敢回到狐狸窩，祇好到維新飯店的餐廳叫了一客快餐，進了廁所大便間，關緊了門，拆開信封，一紙指令：王同志謹記：1. 日本關東軍二十八日南下，你必需在二十六日前炸毀蚌埠的淮河鐵橋。2. 你需要的爆破器材及炸藥，於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時趕到懷遠荊山石榴坡中段林邊，有一米販交給你一擔米，米筐裡是你所要用的東西。3. 任務完成後迅速離開蚌埠。4. 老狐狸亦友亦敵，是三方面的人，對他必需提高警覺。5. 祝你成功。6. 萬一失敗，不要忘記組織的規定，再看一遍指令，立即焚毀。

我將指令撕得粉碎後丟進抽水馬桶一直看到沖失了，才重新進餐廳用餐。晚上我又習慣的在淮河鐵橋附近的堤防漫步，精確的計算了一下從岸邊匍匐前進到水邊、從水邊

游泳帶著爆破物游到第三橋墩安裝好大概需要多少時間？探照燈掃瞄、鐵道上鬼子定時鐵甲車及徒手步兵巡查時，如何閃躲？如果是定時操縱，全身而退需要多少時間？倘若有點然引信爆破，那將是橋毀人亡。要不要三個組員或其中一人協助水上工作，也就是要伴我犧牲？這種智慧、技術和勇氣揉和的工作計畫，似乎已讓我陷入天人交戰的命運。

人間鬼域五花大綁

二十五日凌晨一時左右，我輕輕的開了房門，趴在地下，機警的在狐狸窩貼耳靜聽，睜眼掃視了很久，才回房關好了門，搖醒三個組員，以極低聲音嚴肅的宣布了上級指令，也分配了他們的工作，及事後分散撤離蚌埠的路線。

中午十二時過兩分，我已趕到指定領取工作使用必需品的地點。一位碩健的北方大漢，坐在矮樹林下，旁邊放著兩個裝滿米的籬筐，一根繫著繩子的扁擔在閉目養神。我很自然的在附近坐下，漫無目的自言自語：「荊塗山高真熱」，他冷冷的回答：「淮河流長——你延遲了兩分鐘。」

我不得不說一聲：「對不起」。他指著那一擔米說：「你需要的東西全在米的下面，不過，你要到兩點以後才能登船。」他用手遞給我一頂鴨舌帽子，很慎重的告訴我：「兩點十分至二十分左右，你要到碼頭，看

到檢查哨有一個瘦高個子的少尉，你向他身邊一面走，一面搖著鴨舌帽子搵熱，如果他摸摸帽沿點點頭，你就從他身邊通過登船，萬一他搖搖頭將帽子掉下地，你放下來擔趕快逃離現場。上級指示，我們祇能送你登船，開船後我們懷遠工作站的任務即告達成。

我按著那位同志的交代，很順利的上了船。坐在甲板上，看著那濁濁的淮水洶湧的向前奔騰，使我油然而想著兩千多年前的荊軻，為什麼他渡易水有燕太子賜酒，好友為他慷慨擊筑送行。我卻祇能哼著：「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上嘆零丁。今日捨身就義去，高堂慈母已無親……」

夕陽斜照近黃昏的時候，船已停靠蚌埠碼頭。我挑著一擔米踏過跳板，剛登陸上岸，忽然幾個便衣拿著手槍，喝著：「不許動」。剎那間，四週衝出來幾十個日本憲兵，刺刀指著我前胸和後背，我來不及拔槍拼命，祇好任他們給我五花大綁推著向前走。

到了日本憲兵隊，鬼子將我吊在一間暗淡無光的屋子裡。我沒有恐懼，沒有淚，腦海中一片空白。大概是午夜時分，幾個拿著裝上刺刀長槍的日本憲兵，從屋樑上放下繩子，推著我進入一座梧桐樹林立的院子裡。一張辦公桌子，坐著一個日本少校，旁邊站著一個算頭鼠目的二鬼子。四週佈滿了持槍的日本兵，兩盞昏黃的燈，在蕭瑟的秋風中被吹得搖曳不停。是人間還是鬼域？我也恍

惚辦不清楚。

那個日本少校看了我一會兒，就和二鬼子鬼言鬼語的說了很多話，二鬼子轉過臉來向我講：「隊長說你年輕不懂事，祇要你所屬的單位名稱、用炸藥做什麼？蚌埠還有多少人？炸藥從懷遠什麼單位得到的？什麼人接應你？老老實實的講出來，隊長負責你的安全，將你送出蚌埠，給你一筆錢，隨你去那兒都不會有人管你。」我很平和的答覆他：「我是流亡師範的學生，因為受不了苦，才到蚌埠來。昨天一位老伯伯要我去懷遠挑一擔米回來，就給我一塊銀元，為了活下去，祇好出賣勞力，什麼炸藥不炸藥的我不清楚。」二鬼子照樣翻譯過去，那個少校桌子一拍，槍從那裡來的？二鬼子又翻給我聽，我冷靜的回答他：「從太和到蚌埠經過過陽時檢到的。」二鬼子又翻給那個鬼少校。那個鬼少校突然暴聲如雷，指著我好像是大罵。我也睜眸相對，不料那些四週的日本兵突然衝過來用槍托雨點似的敲擊我頭部、胸腔及全身。

那些野獸似的日本兵，又用皮靴踢蹬、毆打，這時候我已經失去了疼痛的感覺，昏昏沉沉的飄浮在雲霧裡，不知道過了多久，才悠悠然的有點知覺。這時雙手已戴上一付舊式有稜角的手銬，雙腳也釘上了一付重鍊，耳邊似乎聽到二、三個熟悉的聲音：「組長醒過來了。」我悚然一驚，用盡了生命潛力，擠開一線眼皮，以微弱斷續之音，問他

們有沒說什麼，這三個組員噙著眼淚答道：「還沒問話呢！」

死囚狂歡走出牢獄

大概關進死囚間的第三天，早上管理員向一位同室難友問了一句：「蘇司令，今天是你大好的日子，你想吃一點什麼？」那位溫文儒雅的難友，回了一句「什麼都可以。」一會兒，管理員送來一罐酒，一盤豬頭肉，兩個麵粉饅頭。那位蘇先生並沒有食用。約在九點左右，皮靴的聲音由遠而近，來了八個持槍的日本憲兵，高喚「蘇雅山」，命他出押。

這時候我從大盜陳鬍子口中才知道他是大別山區少將游擊司令，我命組員將我扶起來，立正致敬：「送司令」。他從容無懼的在下坑前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平和的說了一聲：「小兄弟，我先走一步了。」這個時候死囚號子裡沒有一點聲音，尤其是我的這一間。

三十分鐘左右，幾聲槍響，一位抗日的無名英雄，竟「壯志未酬身先死」的為國捐軀。

大概是我被關進死囚間的第八天下午，忽然聽到鞭炮聲綿延不斷的響徹雲霄，大盜陳鬍子向我說：「組長，會不會是抗戰勝利了？」我未置答。沒有多久，那個冷面余姓管理員提著一籃子麵粉饅頭，兩包滷肉，笑嘻嘻的對我說：「組長得救了，抗戰勝利了！」

「忽然所有的死囚戴著鍘鋸跳蹦蹦的亂吼，這就是世界上很難看到的一劇死囚狂歡舞。」

勝利後的第五天下午，一位少將帶著一位中校和少校，在囚室外面呼著我及三個組員的名字。放我出牢，開了鍘鋸後，他們馬上併排而立給我行一個舉手禮，並聲音宏亮

的說了一聲：「向英雄致敬」。我突然感情脆弱了，一股熱淚湧出眼眶。我問那少將，我們何去何從？他搖搖頭歉然回答：「上面沒有交代。」

就這樣三個組員扶著我跟踉蹌蹌的走出了那座人間地獄，踏著夜暮漸垂的薄暮，茫茫的不知道走向那條該走的路。

聖文

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四四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